

Shi Jia Mu Ni Zhuan



释迦牟尼传

王一汀 陈喜保 张志兴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Shi Jia Mu Ni Zhuan



释迦牟尼传

王一汀(主笔) 陈喜保 张志兴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安 璐

释迦牟尼传

Shi jia mou ni Zhuan

王一汀(主笔)陈喜保 张志兴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3.5·插页 2·字数 338 千

1997年3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3次印刷

印数：10 001—15 000

ISBN 7-5317-0989-9/I-973 定价：19.0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阿城市通城街)

释迦牟尼是佛，不是神。

佛，佛陀的简称，意为觉者、智者。

他是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太子，名悉达多，姓乔答摩，因为他是释迦族人，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

释迦牟尼不是神，却有神奇般的坎坷经历……

他出生在树下，成佛在树下，涅槃在树下。

他为什么舍弃王权高位、舍弃金钱美女而甘愿出家受苦呢？

他为什么能在断食者沸油酷刑下、在歌利王挥起的屠刀下死里逃生呢？

他在生命垂危时，是谁救了他？民间为何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他如何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他究竟悟出了什么？

他创立的佛教为何能在众教林立中昂然崛起，迅速赢得众生的信仰呢？

他为何能在侍从、堂兄及婆罗门教长老、裸形教教长屡屡陷害中脱险呢？

E627/08

他如何使杀人大盗扔下屠刀，如何使吃人魔王甘拜下风呢？

他为何一次收下五百女弟子呢？谁是他的第一个女弟子？

他正讲经，一个浪女拍着隆起的肚子，诬陷说是他的血种，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如何答对，如何反应？

他所创立的佛教为何能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这部长篇传记作品描述了佛教创始人不平凡的一生，熔文学性、知识性于一炉，解开诸多之谜。以佛陀的大觉，给人以启迪；以佛陀的大智，给人以聪慧。

诚愿读者扬起智慧的风帆，冲破物欲横流，潇洒地驶向美好的彼岸！

目 录

一	太子出世	1
二	新婚出走	27
三	乐善好施	50
四	夤夜离别	69
五	访师寻道	92
六	遭难遇险	114
七	身陷绝境	135
八	菩提顿悟	153
九	初转法轮	170
十	轩然大波	191
十一	救度杀手	211
十二	降魔伏邪	233
十三	国王皈依	255
十四	暗施诡计	276

十五	血比水贵.....	297
十六	愚者大觉.....	320
十七	密谋发难.....	340
十八	邪不压正.....	361
十九	恶梦猛醒.....	382
二十	佛陀涅槃.....	403

一 太子出世

春光明媚，春山葱绿，春水欢流，春花烂漫……一年之首的春季在即将逝去之际，仍在用绚丽的色彩为大自然描绘着充满喜庆的图画。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今天最高兴的地方当属迦毗罗卫城了。

迦毗罗卫城，人们又称它红土城，是迦毗罗卫国的国都。迦毗罗卫国是古印度诸国中的一个国，位于古印度北部（今尼泊尔境内）。王宫大殿正在举行净饭王的四十寿辰大庆宴会，文臣武将、社会贤达云集，盛况空前。

净饭王，名叫首图驮那。他是迦毗罗卫国的国君，也是释迦族的族长。其父狮子颊王有四个王子：净饭王、白饭王、甘露饭王、斛饭王。净饭王从先父那里继承了宝冠王位，也继承了英勇神威，加之他仁贤豁达的性情、乐善好施的美德，在国内受到拥戴，也在邻邦中受到尊敬。故而，在他四十寿辰大庆之际，邻邦纷纷派遣使者送来珍贵的贺礼。

已到入夜时分，庆宴仍在继续。灯火辉煌，觥筹交错，由白

饭王倡导，众人举杯同呼“敬祝大王万岁”，将庆宴推向高潮。

并肩坐在宝座上的净饭王与王后摩耶夫人闻声而起。

净饭王头戴宝石王冠，身穿红色王袍，神采奕奕，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悦。他举起酒杯，高呼：“众人同喜，王土永固！”随即一饮而尽。

那声音铿锵有力，那动作干净利落，确有一股王者的大度豪爽之气。

“大王万岁！王土永固！”

众人在欢呼以后，尽饮杯中佳酿。

净饭王挥手示意，一群舞女犹如天仙似的飘飘来到大殿正中，翩翩起舞，使盛宴达到高潮。

就在这时，从白饭王身边蹿出一个孩童，双手捧着无花果，跑跳跳地奔向净饭王。

这个孩童是白饭王的儿子，名叫提婆达多，今年4岁；圆圆的脸蛋儿，长长的睫毛，闪闪的亮眼，机灵乖巧，活泼可爱。

小家伙跑到净饭王近前，活像大臣大礼参拜国王一样跪倒在地，稚声稚气地说：“父王，儿臣献果，敬祝父王万寿无疆！”

“儿臣”呼唤“父王”，是净饭王极度渴望的梦想，但应该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白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则是严酷的。

净饭王膝下无子，这是他最大的缺憾。对其他人而言，没有儿子仅仅是不能传宗接代罢了；而对他这位国王来说，则不止于此，还涉及到王位继承问题。也就是说，将来的某一天，王位要由王室中的其他成员来继承。

在净饭王看来，他的三个弟弟之中，二弟白饭王心术不正。远的不提，就说近的吧。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白饭王为净饭王寿辰来送贺礼，礼品是用金子铸的一只小象。象，乃皇权的象征。可谓贵重而又吉祥的礼品。送过礼寒暄几句之后，白饭王满面笑容

地说：“王兄喜欢提婆达多，就将他过继过来吧，免得将来王位落在外人之手……”

净饭王虽然认为这位二弟白饭王心术不正，但却一直没露声色。

他笑容满面地说：“二弟，此事以后再说吧！”

那次满面笑容与笑容满面地交谈之后，一片浓厚的阴云笼罩在净饭王的心头上，他感受到了白饭王咄咄逼人的气势……

今天，白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前来献果呼唤“父王”并自称“儿臣”，这一称谓使净饭王立时联想到几天前那个晚上关于“过继”提婆达多那件事，当然，也感受到那种气势更加咄咄逼人。他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捅了一下似的本能地一抖，眉头也下意识地一皱，随之又舒展开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他自信有办法应付眼前发生的一切。

“爱侄，”净饭王向提婆达多发出呼唤，犹如提婆达多在话语中突出强调“儿臣”两个字一样，他也突出强调“爱侄”这两个字。显然，这里也蕴含着对“儿臣”称谓的纠正之意。随即笑着招手说：“快起来，来，过来！”

提婆达多小眼睛忽闪一下，站起身来，手捧无花果送到净饭王面前。净饭王伸手接过无花果，摩耶王后亲昵地把提婆达多抱过来放在自己大腿上，揽在怀里。

提婆达多似乎并未对王后的亲昵感兴趣，而是扭身歪头催促净饭王：“吃呀，快吃呀！”

“好，吃，吃……”净饭王说着吃了起来。

“父王，儿臣的无花果好吃吗？”

提婆达多再次呼唤“父王”，并再次强调“儿臣”，无疑，这也是对“爱侄”称谓的纠正。

净饭王以为自己纠正对方的称谓之后，事情就了结了，没想到又出现反复，情势又发展了一步。

毫无疑问，一个4岁孩童有这番行动，说出这番话语，背后肯定有人教唆，教唆者还会是谁呢？肯定是白饭王，其目的就是谋图一国之君的王位。

这就是净饭王对此事的判断。

据此看来，这不是一个40岁的国王与一个4岁的孩童在斗嘴，而是净饭王与提婆达多的父亲白饭王之间的暗中较量。如果净饭王对提婆达多那一“儿臣”的称谓不予纠正，那么，就如同承认。换句话说，“儿臣”也就成为既定事实，至于将来嘛，继承王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国王对王位继承这样重大的问题都是十分敏感的，并且都寸步不让。净饭王也毫不例外。他很伤心，因为他的对手竟是他的一母同胞。

所以，当他再次听到“儿臣”呼唤“父王”之时，那颗心像被无形的手实实在在地抓了一把似的，身子不由颤抖了一下。他暗中咬牙镇定了片刻，把微笑挂在脸上。

“爱侄，”他再次强调这两个字，也正是再次纠正“儿臣”，“你送的无花果真好吃呀！”

诚然，他最爱吃无花果，但由于“儿臣”把他的美好心境破坏了，故而没有吃出昔时那种香甜的味道，倒吃出几丝苦涩来，只是考虑不愿扫爱侄的兴，才这样说。

提婆达多小眼珠转了几转，撅起小嘴，摇晃着小脑瓜儿，撒娇地说：“不对，父王叫得不对，我不是爱侄，我是儿臣！”

在两次针尖儿对麦芒交锋之后，这小家伙不但没退却，反而又继续进攻，公然纠正起净饭王对他的称谓，把问题激化起来了。

这是净饭王的又一个“没曾想到”，没曾想到那只无形的抓住他的心的手不但没有松开，而且在猛力拉拽。净饭王立时浑身颤抖起来，以至使得残剩的无花果从手中掉落到地上。

怎么办？如何应付这个纠缠不休的小家伙？

好言答对？两次施用此法，结果无济于事。

发怒施威？一位40岁的大人且是一国之王，这么对待一个4岁的孩童至少有失体面、有失风度。况且，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岂能发怒施威使众人扫兴！

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摩耶王后耳闻目睹眼前发生的事情，心里暗暗焦急。眼下，她感觉怀中抱的不是提婆达多，而是一个刺猬，这小家伙真刺人呀，还刺人心呢！

净饭王的确城府很深，善于应变，他竭力忍压内心的疼痛，瞅了一眼手脚乱动的提婆达多，一个主意在脑海中闪现出来。他逗笑似的说：“爱侄，好好玩，别闹啦！”

将一场纠缠不休说不清道不明的唇枪舌战，当成孩童似的玩闹，在逗笑之中悄然化解了。可谓绝妙已极。

此前，暗中焦急的摩耶王后向众臣瞟了一眼，幸好众臣与王座有一段较大的距离，且乐音缭绕，见众臣有的推杯换盏，有的专注赏舞，未发现无异样的事情。尽管如此，她那颗心仍是紧缩的。眼下，自己的丈夫将此事巧妙地化解了，她的心才松缓下来。

然而，此事仍未完结。

孩童毕竟是孩童。提婆达多，尽管在他父亲白饭王眼里是个聪明伶俐的超凡神童，但实际上，他远远没有洞达事理的能力，只是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他指着掉在地上的无花果，还不依不饶纠缠着净饭王呢！

“父王，你刚才骗我，你看，你不喜欢吃无花果，你说是不是？”

摩耶王后十分精明，还没等净饭王回答，她便把提婆达多放下地，轻轻一推，哄着说：“好孩子，别闹了，快回你父亲那里去吧！”

她这一招儿“顺水推舟”果然奏效，提婆达多眨动着那双亮眼，瞅瞅净饭王，又瞅瞅摩耶王后，向他的父亲白饭王跑去了。

此时，净饭王心绪烦乱，已毫无兴致欣赏歌舞，坐在这里，无异于受罪。摩耶王后看在眼里，凑上前低声劝说：“大王既然不舒服，就回后宫安歇吧。”

净饭王点点头，站起身，对群臣众人说道：“本王喝多了点儿，先走一步。众位继续开怀畅饮，尽兴赏舞吧。”

净饭王颇有酒量，但从不多喝，他说“喝多了点儿”，这是托词。

摩耶王后搀扶净饭王在回寝宫的路上，不时感觉到丈夫的胳膊还在颤抖。她的心也随之一抖。她知道丈夫为什么生气发火，但没想到火气会这么大，到现在居然还没有消。

净饭王回到寝宫，并不想安睡，只是要单独歇息一会儿。在为净饭王摘下王冠、脱下王袍之后，摩耶王后就将宫女打发走了，她虚掩房门，在外室的椅子上坐下来，思索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她先是埋怨献无花果的提婆达多，继而又埋怨提婆达多的父亲白饭王。思来想去，归结起来，她怨恨一个人，那就是她自己。她怨恨自己不争气：怎么就没能给国王生一个太子呢！如果自己生个太子，还会出现这件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情吗？

摩耶王后是邻邦拘利族天臂城主善觉王的胞妹。她美丽端庄，贤慧聪颖。自从与净饭王成婚之后，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全都献给了丈夫。可惜，至今她没生一儿一女。对此，她深感内疚和不安，曾多次真诚地劝说净饭王再纳几个妃子，以求生个太子。

自古以来，国王纳几个妃子如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也可以说已经形成惯例常规。然而，净饭王却不愿遵循这一惯例常规，因为他深深地爱着摩耶王后，每次都真诚地回绝王后，理由只有一个：“如果婆罗贺摩神的意志要我没有嗣后，那么，我娶多少妃子也是枉然。”

婆罗贺摩，即创造之神，为婆罗门教的三大主神之一。

净饭王越是这样坚贞不移爱着她，她越是感到内疚，感到不

安。

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她不止是内疚、不安了，而是怨恨自己、苛责自己了……

外室的摩耶王后在思索，内室的净饭王坐在象牙床上背靠床头也在思索。

净饭王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幅画——一团白云托着一个裸身的小男孩儿笑着张开双臂，胖乎乎的，煞是喜人；笑眯眯的，着实可爱……

这幅画是他 30 岁生日时邻国送来的礼物，不言而喻，意为祝愿净饭王早生贵子。净饭王非常喜欢这幅画，一直挂在寝宫的墙壁上。

早生贵子，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而对净饭王来说，这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如今，他盯着这幅画，心潮翻滚，感慨万端。思前想后，又想到自己如果真的没有儿子，那么，说不定王位真的要由白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来继承了……这是他极不情愿的事，但他又无能为力。想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重叹：“喟！”

摩耶王后听到了这声重叹。这声重叹像鼓槌儿似的敲在她的心鼓上。她那深感内疚的心经此一敲，十分敏感地断定国王是为没有儿子而苦恼，她下意识地走向虚掩的房门，轻轻推开一看，国王正呆呆地盯着那幅裸身小男孩儿的画，她益发内疚益发不安了，急步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水盈眶：“大王……”

净饭王急忙坐起来：“哎呀！爱妻，这是为何？快快起来！”

摩耶王后并没有起来，继续说道：“臣妾今天才明白犯下弥天大罪，愧对大王，愧对释迦族，愧对迦毗罗卫国。大王今天务必听臣妾一劝，务必纳几个妃子，谁为大王生下太子，就立谁为王后，臣妾定尽心服侍她。大王，万万不可没有太子呀……”

摩耶王后泫然泪下。她的这些话语字字发自内心，句句出自

肺腑。净饭王为之动容，眼睛湿润了，泪光闪闪。他一边搀扶摩耶王后起身，一边说：“爱妻快起来，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以后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因为你我夫妻恩恩爱爱，情深似海，没有人能在本王心中夺走你的地位！”

摩耶王后一头扑进净饭王的怀里，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也哭在一起……

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有人痛苦，有人欢乐。

当净饭王与摩耶王后陷入痛苦之际，白饭王与夫人及提婆达多正沉浸在欢乐之中。

白饭王一回王宫就催问提婆达多献无花果时的情况，随即鼓励一番，接着叮嘱：“乖儿子，以后一定要讨国王的喜欢……”

提婆达多打断他的话，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们都说多少遍啦！我都记住了：讨国王喜欢就能当太子，当太子就能继承王位当国王，当上国王就是我说说了算，天下财宝归我所有，天下美女任我挑选……对不对？”

“对对对，好一个聪明的乖儿子！”白饭王夫人喜不自胜，在乖儿子的脸蛋儿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白饭王与夫人共同将“我说说了算”的种子埋在他们乖儿子的心灵深处……

一场由提婆达多献无花果引起的风波渐渐平息了。但是，净饭王与摩耶王后的心头却笼罩上浓厚的阴云，直到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才透出一线希望之光。

这一天，摩耶王后用过早膳之后，带着两名宫女到御花园游玩。

万里天穹，一碧如洗，金灿灿的阳光洒在郁郁葱葱的树上，洒在争芳斗艳的花朵上，洒在碧波粼粼的池水上，御花园披上一身绚丽多彩的盛装，如同雍容华贵的王后。

摩耶王后边走边欣赏园中美景，在荷花池边停了下来，水面

上圆圆的叶子，众星捧月似的托起硕大的淡红色与白色交融的盛开的花朵，缕缕清香沁人心脾，令人惬意。

摩耶王后来到金鱼池边，一边观看，一边指点着一条条活泼可爱的金红色小鲤鱼，好像她都认识它们似的。她的心情也像欢畅游动的金鱼一样，油然而生出一种欢畅来。

忽然，一只蝴蝶从她眼前飞过，她抬头一看，那只蝴蝶集黄、红、蓝于一身，嘤，太美啦！

她身不由主地追去。那只蝴蝶像有意与王后嬉戏似的，忽而停落在花朵上，忽而在空中飞舞，逗引着摩耶王后和宫女随其追逐。一次次扑空，留下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摩耶王后笑得那么爽朗，笑得那么开心。

蝴蝶飞去了，摩耶王后额头鼻梁冒出细汗，有一种轻松的疲乏感。她登上园中的阁楼。

这是一座二层阁楼，临池而立。摩耶王后在朝着荷池的窗棂下面一条红木长椅上坐下来，上身侧靠窗沿，兴致未尽地浏览着窗外的景色。渐渐地，她的目光滞停在一碧如洗的天穹上……

好奇怪，明明是万里晴空，却不知从哪儿飘出一片白云，那片白云越来越近，摩耶王后再一细看，却是一位白衣仙子骑着一只大白象，从空中向她走来。可是，越临近她时，人和象却越来越小，围着她转了三圈儿，蓦然看去人和象化为一道瑞光，从她的右肋钻入腹中……

摩耶王后骤然惊醒，方知刚才做了一个梦。

她认为这个梦是个吉利的兆头，一股喜悦的热流涌进她的心，使她激动不已。

她兴冲冲地回到寝宫，要把这个喜讯告诉国王。

净饭王还没有下朝，摩耶王后只好等待。她半躺在象牙床上，眼睛盯着墙上那幅裸身小男孩儿的画，心中滋生出无限的遐想，嘴角溢出甜美的笑意……

净饭王回来了，他看见夫人美滋滋地好像在想什么，舒心地笑了。他静静地站着，端详美丽贤慧的爱妻，片刻过后，才轻轻呼唤：“爱妻——”

摩耶王后醒过神来，见国王走来，便急忙起身迎上去，赔笑说：“哦，大王回来了。”

净饭王拉着摩耶王后的手，双双坐在床上。

摩耶王后急不可待地说：“大王，方才臣妾在御花园的阁楼上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

摩耶王后兴致勃勃地讲述了梦到的情景。

净饭王听后喜出望外：“人象入腹，吉兆！大吉之兆！今年，王宫必有大喜，说不定是喜得太子呢！”

国王与王后兴奋异常。这一夜，夫妻欢爱，情意缠绵，犹似新婚。

一个多月后，摩耶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时有小呕，净饭王命御医来诊治。御医看过之后，对净饭王深深一躬：“恭喜大王！”

净饭王问：“何喜之有？”

“大王，王后有孕啦！”

净饭王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又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御医泰然而笑：“大王，王后身怀有孕了，小呕是怀孕的反应。”

净饭王在证实王后怀孕之后，忙又追问：“是男？是女？”

“大王……”御医深感为难，因目前还难以确定是男是女，“卑职才疏学浅……”

“唔，别啰唆了，你就说是男是女吧！”

御医原本想说“难以确认”，听净饭王的口气，必须回答“是男是女”这个问题，只好顺情说道：“是太子。”

净饭王听说“太子”二字，大喜过望：“来人哪，赏给御医黄金百两！”